



正編

非物篇

五



〇七12
1691
5



非物篇卷之五

大坂 五井純禎子祥甫 著

中井積善子慶

中井積德處耐

校正

子路

○子路問政章

徵曰。朱子謂以身先之。以身勞之。似矣。但加以身
二字。義始通矣。且謂勤為勞。似非古義矣。蓋政必
有所先之。謂勿遽也。則民不驚矣。勞去聲。政必有
所勞之。如勞來之勞。則民不怨矣。

非物篇

卷之五

子路

德堂

非曰書云所其無逸王者且然况其下乎故朱子以
勞指循行阡陌勸課農桑之類是也家語曰欲政之
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朱注有據加以身二字義
即足矣若徂來解不施許多注脚其義不可通勤勞
一意故書曰勤勞王家勤勞稼穡後篇曰四體不勤
即四體不勞也豈有異義

○子曰誦詩三百章

徵曰朱子之解詩以義理故此曰本人情其意謂
非義理不可以為教故不能離義理而解詩矣又
曰書則格言詩則否其言無可以為教者焉又曰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類豈温厚和平哉朱子見經
解而為此言耳

非曰奚翅經解尤氏曰詩書義之府也孔子曰迹之
事父遠之事君今日詩無義理又無可以為教者夫
吾則不信矣彼嘗言詩一言半句無非道也義理與
教果在道外乎其言之無倫有如此者彼釋尤氏乃
言學詩而後書之義神明變化豈謂詩者書義之府
乎其言温厚和平是概三百篇言之其間無一二或
不然乎彼欲引相鼠詩以蔽三百篇村學究耳彼又
駁朱注曰如長於風論豈啻詩乎亦在用之者焉長

於風論謂詩人之辭長於風論他經之語可謂之長
於風論乎哉即至用之者雖俚語俗言亦可焉但來
不曉朱子之意信口呶呶可惡之甚

○子曰其身正章

徵曰凡言正邪者以先王之道言之者也此章之
言亦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之意若使無道乎則其
身雖正亦不可行矣

非曰已之正也心之所使心之正也道之所使道也
者人之道而聖人為之準則今曰無道則身雖正亦
不可行矣夫既無道矣如之何得身正聖人已謂身

正不令而行令翻其辭曰身雖正亦不可行矣是不
信孔子者也

○子謂公子荆章

徵曰居者如居貨之居室者如左傳奪其室之室
蓋謂家財也

非曰皇疏曰居其家能治不為奢侈故曰善居室大
氏居字有理字意檀弓曰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
四方莫不聞矣揚子雲曰仲尼聖者與何不能居世
也曾范蔡之不若是也廣韻居訓安得之彼嘗解居
蔡為買蔡今以居貨家財為說則居室是買財身善

買材是何義。將以公子荆為駮。儉之徒。邪可笑之甚。室說文曰。實也。孔穎達曰。因財物充實。曰室。未有謂財物為室者矣。如左氏所言。奪其室。則婦女貨財。自在其中耳。左氏向成。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問。由是觀之。子荆不美其室。亦可知矣。

○子適衛章

徵曰。朱子曰。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豈非哉。亦謂籩粟生員。講解義理。已殊不知學校行禮之所。明禮義。亦以禮樂明之。是宋儒所不知也。

非曰。以禮樂明之。豈非哉。苟非其人。焉禮樂不為之用也。非其人。而玉帛鐘鼓。是事焉。此之謂祝史伶人。即老子之所賤。墨子之所非。彼乃謂玉帛鐘鼓。天下自治。可謂空言譚治矣。

○子曰苟有用我者章

徵曰。古者居官。皆三年一考。可見三年而必成也。非曰。是徂來之不知孔子也。聖人之治。豈可以尋常黜陟之典律之哉。彼偶得三年一考之說。以為至珍。意人不知而已。獨知之井蛙哉。

○子曰善人為邦章

徵曰孔子必有所指豈謂楚先君邪

非曰此語泛言善人之功無所指楚自古蠻夷待之
僭竊篡弑相踵而起豈有善人百年之化哉其無替
殊甚

○冉子退朝章

徵曰馬融云政者有改更匡正事者凡行常事是
古來相傳之說不可易矣朱注曰政國政事家事
非矣

非曰政事二字自古混用為季氏宰問政國語國之
大事在祀與戎公羊傳不以家事辭王事是也然此

章分而言亦自為二朱子以公私判之蓋國政為大
為公家事為小為私固其分也禮曰公事不私議是
也但聖人因政事二字以正名分以抑季氏之專并
警冉有亦猶語季氏以取假之分以明君臣之義教
誨之方也馬融改更常事之解訓詁家之習逐章為
解豈是定說徂來乃謂古來相傳之說吾不信之

○定公問一言章

徵曰觀孔子是言則知後人喜簡喜易喜要喜徑
直皆非聖人之意也

非曰司馬遷刺世儒曰博而窳要徂來喜雜博喜煩

碎乃承此語以為聖人之道然此章之解亦如此夫
興亡國家大事而定公欲一言以概之躁矣故孔子
擬議而後答以簡且要者可見與亡實在一言矣聖
人之言或繁或簡或難或易取之左右逢其原也彼
每曰仁者安民而已是亦欲執一說以盡之自令自
犯不知何謂

○子貢問曰何如章

徵曰斗筭之人謂其近利也

非曰斗筭之人豈必近利斗筭豈必為利之器蓋斗
酒器筭飯器皆器之麓者人家皆有非如瑚璉彝鼎

之貴重家不必有不足尚也已朱注曰言鄙細是矣
彼又駁朱注如魯三家之屬曰三家者為政者也非
從政者也可謂拘矣且朱注言之屬包其定亦何尤
○子白南人有言章

徵曰鄭玄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恒人也古來相傳
之說已蓋朱子不識古文辭疑作字

非曰鄭玄之解奚足以為古來相傳之說且如此說
作字之疑竟不可解也亦奚足言古文辭徂來動輒
言古文辭又言古來相傳之說可廢可廢皇疏一通
曰言不可使無恒之人為巫醫也衛瓘曰言無恒之

人乃不可以為巫醫巫醫則疑誤人也而況其餘乎
朱注亦有據但來不知之妄謂朱子之解耳且彼引
緇衣以證之然緇衣一篇依倣聖人之語以立其說
多不雅馴者豈足據信乎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徵曰晏子春秋及左傳云云此和同之義也何晏
曰君子心和朱子曰無乖戾之心皆徒求諸心而
失其義焉

非曰世安有心乖戾而事安輯者又安有和于心而
乖于事者也彼惡言心唯論其迹宜其自陷功利而

不悟也彼適讀晏子和同之論以為至珍煩引全文
朱子豈不識之但晏子為齊景梁丘據發切中其病
而非和同本義故朱子不取耳抑晏子語中曰以平
其心又曰心平德和又曰民無爭心古人言心往往
如此不似彼之分內外心迹而惡言心如蛇蝎也

○子曰剛毅木訥章

徵曰王肅曰訥遲鈍訥訥於言耳豈遲鈍乎

非曰王肅有靈當捧腹所謂遲鈍者言語遲鈍耳矣
○子路問曰何如章

徵曰博雅曰切切敬也悃豈蕙邪胡氏曰切切懇

到也。惛惛詳勉也。未知何所本自。
 非曰。後漢馮衍傳。明君不惡切慤之言。懇到之解。有據矣。說文。惛。彊力也。詳。勉之解。有據矣。但來乃引博雅注之。全無意義。又曰。祇士未可以臨民也。故以朋友兄弟言之。諸子問士。有以事君言者。如孔子所答。在邦必達。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以見焉。何必未可臨民之有。皇疏曰。士。通謂卿大夫也。蓋猶言士君子是矣。

○子曰善人教民章

徵曰。後儒狃聞佛氏善男子善女子。而以善柔之

人其解皆謬哉

非曰。善人亦豪傑有所自創。而不循聖人之成法者。唯其不循也。故無影響之效。七年乃可以即戎也。凡讀書者。孰以孔子所謂善人為佛氏善男子善人之道。朱注曰。善人質義而未學者。善人為邦百年。注引漢高至文景。曾無善柔之解。

憲問

○憲問耻章

徵曰。孔安國曰。邦有道當食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耻辱。古人善解。古人辭者如是夫。

非曰。凡士之仕而食穀祿其常也。有道不必是堯舜之廷。無道不必是桀紂之時。如衛成公之無道而甯武子在其朝。不以為耻。維持調護以濟其君。孔子所取焉。若不顧己無有為之才。而徒以得祿為悅者。是可耻也。故耻不係穀與無道。而係仕者之無其具矣。如魯季氏亦可謂無道已。而仲弓為之宰。孔子乃為陳為政之方。冉有為之宰。乃目之為具臣。其意可見焉。如孔安國解。童稚所能知。豈宜以告原憲乎。彼謂善解古人辭。贛矣哉。

○克伐怨欲章

徵曰。此句上必有脫文。非門弟子問之。故曰矣。而不曰乎。克伐怨欲不行。謂不行於其國中也。非曰。是章以上文憲問蒙之耳。凡不曰乎。而曰也矣。亦未害為問辭。如十世可知也之類。是也。但此章非必疑而問之。蓋以其所能陳孔子之側。以請其斷也。不行者。隨身所在。而不行也。徂來限以國中。亦唯欲免窮措大已。

○子曰士而懷居章

徵曰。謂求安其居也。朱注。居謂意所便安處也。此其天理人欲之說。豈不刻乎。蓋使於四方。士之重

務也。

非曰是不能曉朱注也。何則意之所便安即居之所安也。朱子就本文懷字有此解可謂密矣。但來限以使其於四方固哉。此章朱子未有天理人欲之說。今以此駁朱注是豈不刺乎。

○子曰為命章

徵曰討論二字人或不知其解多謂尋討也非古義矣。蓋聲其罪曰討故討論者駁其非之謂也。非曰討馬融曰治也意較泛矣。朱子曰尋究也其義切矣。然要皆為本訓征伐治其亂尋究其罪狀故亦

謂之討耳。彼以未解本以為古義可笑矣。不若訓治之愈也。

○子路問成人章

徵曰仁齋先生曰舊注以謂兼四子之長非也。是蓋聖人之所不能豈可望之學者乎。可謂善解論語矣。後世變化氣質之說與而欲必兼四子之長焉。蓋古者二十而冠曰成人則成人猶言成器也。朱子求之太過其學為爾。又曰子張曰見危致命子曰不辱君命皆與此同致命即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也。謂致君命於它邦也。授亦致也。或疑授字

不順然奉使授王亦於它邦之君古言可見已致
 命孔安國以不愛其身為解朱子因之然解命為
 身命古未之有也如不幸短命亦短於稟命也洪
 範考終命亦終天命也豈身命之謂乎

非曰兼甲子之長之解既見皇疏而邢疏亦從之祖
 來不知以為出乎宋儒變化氣質之說乃左祖仁齋
 妄矣哉且夫二子信以甲子之所長為與聖人均乎
 若臧武仲亦以其知不足也乃不容于魯烏則非聖
 人之知也下莊子亦唯暴虎之徒非聖人之勇也若
 一人之長文以禮樂豈足謂之成人耶二子可謂不

知聖人矣皇疏曰亦可未足之辭言才智如上甲人
 又加禮樂則亦可謂為成明成人之難也觀此說皇
 侃亦為別有真成人家語孔子曰達于性情之理通
 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觀游氣之原若此可謂成人
 矣既能成人而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朱
 子所謂聖人之盡人道者是也古者冠曰成人亦就
 其身體而言非語其成器也夫子尚三十而立安得
 人人二十而能成其器弗思之甚祖來又曰孔子時
 大夫皆世爵它人雖學以成材然不得為大夫故今
 之成人以士言之憲問耻章解亦云秦漢以後人皆

可以為宰相故士急功名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管
 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石碯祭
 仲不過一封人俱進執鄭衛之政莫缺用於晉陪臣
 僕外為公朝大夫孔子亦鄆人之子嘗為大司寇攝
 行相事故知徂來之說出於無替矣授命謂雖在朋
 友故舊其人有危禍必趨死也若君親固不疾言故
 朱注云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徂來乃謂授君命也
 遂以授為致引奉使授王以証之然授予也付也曾
 無致訓且王命圭也敬相授受亦施器之詞奉使者
 稱我君為寡君指我邦曰敝邑惡得謂授君命於他

邦君且奉君命使它國豈足以為士君子盛事哉但
 其臨機專對不辱君命可以為士也已困象曰君子
 以致命遂志是正不愛身命也豈致君命之謂哉書
 曰四國民命吳越春秋曰臣好直言不顧於命古亦
 以命為身命者童童矣彼又曰久要久約而不忘師
 友平生之言言其不濫也要豈可以為窮約之義且
 加師友二字本文未見其意

○子曰晉文公章

徵曰奇變百出謂之譎堂堂正正謂之正孔子所
 以云爾者固褒桓而貶文矣亦語軍旅之道也

非曰軍旅之道奇正相用迭為其根安可廢正而貶奇是徂來之不識兵也大氏儒生談兵輒喜言正堂堂可哂且孔子論二霸豈特在軍旅哉徂來又曰豈必評二君之為人如通鑿綱目哉彼徒不喜綱目以為苛刻矣殊不知此書主勸懲亦言者無罪聞者足以為戒也且孔子評衛靈無道三家僭竊滅文仲竊位武仲要君之類大似綱目何也

○陳成子弑簡公章

徵曰按朱注所引胡氏所謂雖先發後聞可也本在胡傳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之事引孔子此

事而繼之曰云云詳其文非謂孔子而朱子勦其說載此可謂謬矣

非曰隱四年胡傳引論語是章而曰然則鄰有弑逆聲罪赴討雖先發後聞可矣朱注所引胡說數句同者唯先發後聞四字而已朱子安敢更加二十字以為胡氏之語耶蓋所引胡說別有成文也惡得遽誣以勦說焉然胡氏之意亦聲罪致討而後告天子方伯可也之意如公羊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是也朱子既載程說繼以胡氏語其意可以見焉

蔡虛齋高中玄輩不能熟察朱注遽以為孔子先自
 討陳恒而後聳於魯侯但來勦其說以駁宋儒曰果
 其言之是乎段使孔子不從大夫之後而未嘗見魯
 侯則亦將操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以獨往豈理乎
 其繆甚矣

○子曰君子上達章

徵曰何註本為上末為下不知何謂按表記曰事
 君不下達不尚辭是蓋以事君言之與上章相比
 何晏蓋言君子之通於君以德義小人之通於君
 以財利也小人謂民也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是亦

古來相傳之說攷諸儀禮士昏禮下達納采用鴈
 鄭注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納采擇之
 禮是謂內通為下達也

非曰何晏意未嘗以事君言之本文亦無所睹矣彼
 解不亦誣乎此章與下章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
 為人相比意亦不大異不與上章比彼搜求禮書中
 偶得下達字乃傳會為說然如無上達字何彼解後
 章上達曰達先王之心也上達已如此則下達宜為
 反是之義今皆不然豈非逐句之解哉表記下達係
 君臣士昏禮下達係男女其文同義異如此豈可例

耶

○子曰古之學者章

徵曰學謂詩書禮樂也君子學詩書禮樂以成德於己小人徒為人言之孔子之所言止此耳至於宋儒以此為心術則其弊必不免於弁髦天下獨善其身者深之失也

非曰學詩書禮樂成德於己獨不由心耶不察於心之存否而欲成德於己譬諸無舵而泛海不覆沒者鮮矣唯其獨善其身者而後可措之事業施之天下矣縱令弁髦天下未失其為己至弁髦其心是則天

下棄物耳

○曾子曰君子思章

徵曰凡謂之位者皆謂其所立之位也皆以行禮言之故此章之言亦必以祭言之宗廟之中思不出其位語故也

非曰是蓋據說文列中庭之左右曰位為說已亦唯泥位字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乃舉富貴貧賤患難夷狄言之是豈祭哉上章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宗廟之事亦可謂之政乎是章承上章蓋曾子引良象以釋之宜合為一章何晏本則然孔注

非物篇

卷之五

五

懷德堂

曰不越其職也明且盡矣

○子貢方人章

徵曰仁齋云夫臧否人物聖人固有之矣然其論之也將以為己之鑒戒而非以此方人為學矣愚按聖人豈翅以為鑒戒哉亦將以用之也其所以抑子貢者其自以為賢知也世儒多昧乎聖人之道即王者之道動為窮措大解故其言皆無作用也

非曰果如徂來說則孔子意謂我受命聖人必當王乎天下矣苟王乎天下則使顏閔為三公耶將伯牛

仲弓耶游夏九卿之材也子路將帥之器也子華典禮宰我行人死如符堅預擬晉君臣以官銜也以此為作用乎殆兒戲矣且仁齋之論以古今人物言之徂來所指在當世人物則其駁亦失窾矣子貢嘗曰賜也何敢望回其自知者審矣彼乃曰子貢自以為賢知可謂厚誣矣然據此語自以為賢知者徂來亦非之何其疾謙辭乎

○子曰不逆詐章

徵曰孔子必以視觀察故以先覺為智者非君子之道也

非曰視觀察以漸積言此章以臨時言意自不同蓋
 逆而覺之臆而覺之實非君子之道不逆不億而自
 燭乎幾先如明鏡照物雖欲不覺而不可得矣豈非
 君子之道哉但來嘗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不然則
 何以在其為聖人乎夫聖人在禎祥妖孽尚可以前
 知焉則人之情偽豈不可先覺乎

○子曰莫我知也夫章

徵曰天命孔子以傳先王之道於後世而不使行
 道於當世是天之知孔子也

非曰果然則天之知孔子無乃已疏乎且行道於當

世則不能傳道於後世理之所無也

○子路宿石門章

徵曰知其不可而不為之者不恭也又曰注謂譏
 孔子也非矣人之譏孔子論語豈載之哉其載之
 者必有斷焉是無斷焉故知其為賢孔子已

非曰是失不恭之義不恭者有自足而弄世之意若
 知其可而不為之者是謂之不恭也亦可已以無斷
 知賢孔子乎接輿亦以德衰譏孔子而無斷焉者何
 也論語記當時隱者之事皆嘆俊傑之士晦蹤農圃
 抱關之間也其毀譽之辭固無加損于聖德無斷焉

者何必不載

○子路問君子章

徵曰脩己以敬不言所敬敬天也仁齋曰敬民事

非曰孔安國云敬其身也豈容異義夫二子惡言敬

然論語之文不能廢也於是仁齋曰敬民事徂來曰

敬天可謂不足乎聖語者凡六經說敬莫多於書其

尤切者伊尹曰懋敬其德周公曰王敬為所左傳曰

敬德之聚也餘敬必有德經傳言敬可以見矣孔子

斯語敬以直內之意矣脩己以敬豈可判為二事哉

○關黨童子章

徵曰仁齋先生曰聖人之教人也以開導誘掖為

務而不以束縛羈絆為事譬諸種樹屈幹蟠枝者

雖足悅其觀然不見其達材生於岑蔚間者不煩

人加自有棟梁之材夫子之於童子欲長育其材

而不欲強成之也有味乎其言之豈翅關黨童子

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教之術也豈束縛羈紲之謂也耶此亦閑導誘掖之方耳其以羶樹喻之人材繆矣凡人之不能成材也欲為之累淫聲美色眩其心也飲博百戲蕩其情也輿服玩好損其志也是之不戒而能達焉者天下鮮矣木豈有情欲乎但無害其生斯可人之防外誘豈亦屈幹蟠枝之比哉譬語云浴嬰兒雖啼而勿聽如二子之說類乎長者之語而誤人之子弟者必是言乎彼又曰或人見其屋位並行故疑以益者益者即益者三友也本文並無所見妄哉

衛靈公

○衛靈公問陳章

徵曰俎豆猶樽俎謂衣冠之會如晏子折衝於樽俎曾子所謂籩豆之事亦以朝會會同言之

非曰古稱千丈之城拔之樽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是謂未出師徒既有勝算也蓋以衽席對樽俎猶言杯酒坐談之間也俎豆籩豆唯主行禮何必朝會又何必以樽俎解之以稱衣冠之會乎徂來又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是恭也對君之詞也是固對君然辭而後言讓而後對是禮也其所知且學而非物篇

非物篇

卷之五

衛靈公

九

陳德堂

竟不對。烏謂之隱。是愆而已。孔子不對而行。尚謂之禮辭乎。可謂拘矣。又曰。謂貧賤為窮。後世之言也。乃道窮之謂已。書曰。四海困窮。亦謂貧窮耳。家語曰。人窮則竊。荀子曰。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少。有之者貧。至無者窮。是豈後世之言哉。小人而曰道窮者。吾未之前聞也。

○子曰志士仁人章

徵曰。程子曰。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是宋儒汨沒是非海裏。故終不能離是非以言之。悲哉。

非曰。天下自有真是真非。不容不知焉。揚子雲曰。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此時未有佛說。但來果離是非乎。其所著之書。無所往而不爭是非者。何與。汨沒是非。海裏禪家。指个世間是非而言。非吾所謂真是非矣。彼又駁羅仲素。無不是底。父母之語。失倫甚矣。是亦不能解此語也已。

○顏淵問為邦章

徵曰。制作禮樂。革命之事。君子諱言之。故顏子止問為邦。而孔顏之時。革命之秋也。非曰。天命方革。如桀紂之時。則湯武布告天下。何諱

言_ラ之_ラ天_ラ命_ラ未_ラ革_ラ乃_ラ言_ラ革_ラ命_ラ故_ラ諱_ラ之_ラ耳_ラ觀_ラ其_ラ曰_ラ諱_ラ即_ラ知_ラ
其_ラ言_ラ之_ラ妄_ラ也_ラ世_ラ無_ラ桀_ラ紂_ラ之_ラ暴_ラ人_ラ無_ラ湯_ラ武_ラ之_ラ德_ラ位_ラ而_ラ好_ラ
談_ラ革_ラ命_ラ者_ラ皆_ラ叛_ラ賊_ラ之_ラ徒_ラ也_ラ且_ラ此_ラ章_ラ言_ラ撰_ラ四_ラ代_ラ禮_ラ樂_ラ非_ラ
制_ラ作_ラ之_ラ謂_ラ則_ラ其_ラ說_ラ亦_ラ妄_ラ矣_ラ彼_ラ又_ラ曰_ラ孔_ラ子_ラ所_ラ告_ラ豈_ラ容_ラ行_ラ
之_ラ於_ラ今_ラ世_ラ哉_ラ豈_ラ在_ラ其_ラ為_ラ萬_ラ世_ラ不_ラ易_ラ之_ラ制_ラ哉_ラ又_ラ曰_ラ後_ラ儒_ラ
之_ラ不_ラ知_ラ先_ラ王_ラ禮_ラ樂_ラ之_ラ意_ラ皆_ラ以_ラ已_ラ之_ラ所_ラ見_ラ而_ラ變_ラ亂_ラ先_ラ王_ラ
之_ラ教_ラ恣_ラ夫_ラ孔_ラ子_ラ鑒_ラ四_ラ代_ラ撰_ラ行_ラ之_ラ萬_ラ世_ラ無_ラ弊_ラ者_ラ以_ラ語_ラ之_ラ
雖_ラ則_ラ後_ラ世_ラ而_ラ取_ラ其_ラ意_ラ則_ラ而_ラ用_ラ之_ラ皆_ラ可_ラ以_ラ為_ラ邦_ラ矣_ラ今_ラ言_ラ
不_ラ容_ラ行_ラ於_ラ今_ラ世_ラ非_ラ萬_ラ代_ラ不_ラ易_ラ之_ラ制_ラ則_ラ徂_ラ來_ラ自_ラ以_ラ已_ラ之_ラ
所_ラ見_ラ而_ラ變_ラ亂_ラ孔_ラ子_ラ之_ラ教_ラ恣_ラ也_ラ

○子曰不曰如之何章

徵曰如之何如之何問辭是孔子之貴問也太氏
古書之字無意義如之何如何也朱子曰熟思而
審處之辭豈亦泥之字邪

非曰孔安國曰猶言奈是何也是矣斥其事而言彼
惡求諸心乃以為問辭欲除之字耳凡問之道當先
思之思之而不得然後問故喻為管子曰思之思之
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夫不思考者孔子無如之何若
為問辭吾末如之何一句不可通徂來嘗言已之智
力窮竭而後知不可不學頗覺齟齬

○子曰群居終日章

徵曰好行小惠自以為此足以取人心是似仁而非仁慧惠音同故誤爾

非曰恩惠雖小亦仁之一端無害於人矣但慧之小者不知君子之大道乃行儉欺世故曰難矣哉嗟乎小人之態古今同慨今世言及義則調為道學先生之流又以其有小慧也變亂聖言譏刺先賢蘓子瞻所謂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噫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章

徵曰以朝聘之事言之又曰能行此四者雖無君子之德亦可以為君子

非曰徂來以舊解為窮措大妄以本文所無傳會為解也殊不知君子行事皆然豈特朝聘為然孔子贊之曰君子哉徂來曷以言無君子之德耶亦唯恐為窮措大已蓋彼以安民為君子之德而此章四者不係民事故云推其說也君子之德皆在為政者在下位者不與焉不通之甚

○子曰君子病無能章

徵曰道學先生之徒其意多貴德而賤能

非曰。能豈可賤哉。唯無德之能。君子乃不取耳。然用
入之道。不責備。各取其能而止。亦在用之之道如何
而已。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徂來至此。不能
施。注釋窮矣哉。孔子又曰。馬服而後求良。烏士必慤
而後求知。能者不慤而多能。辟之豺狼。不可迹。且冉
有之為孔子。所絕。豈不以其能勝德乎。功利之徒。往
往瞞乎此。奚尤徂來。

○子貢問曰。有一言章。

徵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解入正文也。何則。孔
子何必解恕字乎。恕在孔子時。豈待解乎。

非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猶語克己復禮。復說四
勿。張自烈云。此二句。不是釋恕字。正示以行之之法。
得之徂來。惡易簡。以為非先王之道。至此章而窮矣。
○子曰。吾之於人章。

徵曰。夫化民之道。在習以成倍。而欲以區區毀譽
維持之。難矣乎。又曰。後世君子。不識此義。喜以清
議扇動民。倍如後漢黨錮。諸賢其弊。有不可勝道
者矣。

非曰。以毀譽維持民倍。是何義。黨錮諸賢。雖過激取
禍。亦得以微振頽風。迴狂瀾。李觀所謂群雄相視不

敢去_二臣位_一亦諸賢之力也。徂來特_二倣_一李卓吾妖妄之說。敢為_二大言_一耳。如其所見。乃必以_二媸_一媸脂韋與世浮沉。如_二王衍馮道_一而後為_二賢_一矣乎。噫。

○子曰巧言亂德章

徵曰亂德言也。巧言似德言。

非曰亂字與下亂大謀之亂異義。不可從。且夫單言德為德言。吾未前聞。

○子曰象惡之章

徵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仁也。象惡之。必察焉。象好之。必察焉。知也。聖人之言。不執_一而

廢_一百也。

非曰大學所說。是與民同好惡。人君之道矣。孟子所謂所_レ欲與之聚之。所_レ惡勿施也。此章乃就_レ象之好惡乎人而言。故不曰民曰象。其意自別。今合為_一。曰不執_一而廢_一百妄哉。

○子曰吾嘗終日章

徵曰先王之道。堯舜至文武歷數千載。象聖所積。知巧為之。孔子雖聖。以一人之知。一日之力。而豈能得_レ之哉。

非曰果如其說。孔子嘗不知先王之道。所由生而欲

徒思而得之。徂來則否。可謂其知勝孔子者矣。然其所謂道者。禮樂而已。禮樂亦唯以制度文為。為言其言之謬。不亦宜乎。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章

徵曰。訓知為觀。朱子失之。故此章非觀人之法矣。盖用人之法也。

非曰。朱注曷嘗訓知為觀。誣駁哉。夫觀人者。何為也。亦將以用之。竟之用舜也。先觀其刑于二女。豈有不觀而遽用之耶。盖彼以觀人為徒品藻人物。謬矣。王注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知。而可太受。小人

之道淺近。可以小知。而不可太受也。亦無不可者。徂來非之。曰。老子之遺也。不知何謂。又曰。豈有所謂小人之道哉。易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憂。又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中庸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彼本不知道字。故徃徃有此疑爾。

○子曰民之於仁章

徵曰。朱子以為學者之事。非也。豈無殺身而成仁乎。民者對君辭。故仁謂仁政也。

非曰。是拘民字。遂以仁為仁政耳。要之嫌窮措大已。民字有對君而言。有對天而言。如天與民夷。天

之牖民之類。兼上下言之。殺身而成仁者。吾所為而爾。非仁能殺人也。與蹈仁而死異義。

○子曰君子貞章

徵曰。孔安國曰。真正也。朱注。真正而固也。皆非矣。

蓋貞者。謂存於內者之不變也。又曰。如易貞。皆謂

不變也。

非曰。孔子之語。論語中多如此者。或對而反者。或對而似者。此對而似者也。如威而不猛。泰而不驕。是也。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貞之為正久矣。朱子加固字。蓋本於易。貞固幹事。明

且盡矣。惡用是迂腐解為哉。且彼所謂不變者。固於固字。

○子曰事君敬其事章

徵曰。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

然後祿之。是後其食者。

非曰。王制所言。王者舉人之法。此章則事君之道。其意迥別。蓋如此語。彼皆所不喜。乃求其說。而不得。遂附會王制。妄哉。黃葵峰曰。爵祿人君所以勸功。若在臣子。則只宜自盡而已。是也。事君恪勤不懈。食祿即隨之。豈以是為意哉。

○子曰辭達章

徵曰春秋時為辭命者率以文飭相高而固之情因以不達故孔子云爾後世誤以為言語之道皆然以達為達意非也言語之道不一或簡或繁或婉或直何必取通快明暢為善哉

非曰孔安國云凡事莫過於實足也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艷之辭也是矣凡言語之道簡則簡而達焉繁則繁而達焉婉則婉而達焉直則直而達焉不期通快明暢而通快明暢為是之為善耳即惡通快明暢則好為曖昧滯澁之辭以為善與後世人心浮躁欺

世誣人以為得計至明儒殊甚乃以不可解為奇古不瞭然為高雅摸稜為風勌竊為俗殊不知古書難解以時異而已矣在當時何以難解為貴哉徂來至此章其說窮矣乃謂是列國聘禮之辭命非言語之道夫聘禮之辭命非言語而何李南黎曰辭字諛得廣凡載藉之記述君命之出納隣國之聘問皆辭也是矣

李氏

○季氏將伐顓臾章

徵曰均則財雖不在我而在彼合彼我則何貧之

非物篇

卷之五

季氏

三

懷德堂

有。

非曰說文均平也。陳平分肉甚均。是也。財不在我而在彼。但是民之肥也。未見均意。朱注各得其分。盡矣。徂來意指君與民誤矣。且合彼我則不貧見亦陋矣。彼又駁仁齋曰。不知古文辭而輒欲改論語。真妄人哉。仁齋之說固謬矣。然古書中或以意改之。曰某當作某。亦不得已之例。至徂來乃以本文為注文。注人為本文。亦何尤人之為。徂來之於仁齋。本襲其說。轉頭換面。以泯其迹。故或褒之曰。有味哉言乎。以歎朱子。或貶之曰。真妄人哉。以伸已說。可謂掉鑿揣摩之

餘習。

○孔子曰侍君子章

徵曰。弟子之禮也。事師事父。兄以此事君。則否。又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是言及之。而不言也。哀公問。有孔子遂謂曰者。三。是言未及之。而言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是未必見顏色也。故知非事君之禮也。

非曰。是章以事先生長者言。然以事君亦無害。父兄則不必然。彼引問陳章哀問篇等。以証之。可謂村學究之見矣。其引孟子尤可笑。孟子但道勿視其富貴。

體勢耳。豈謂勿視其顏色乎。彼蓋為王世貞所誅。乃有此說矣。即使事君者犯此三愆。以卑陋見黜。逐也必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章

徵曰。雖聖人亦然。聖人非達磨。豈漠然若木石哉。朱子云云。不知先王之道矣。書曰。以禮制心。是先王之教也。

非曰。是以常人之腹度聖人之心也。所貴於聖人者。以禮之所由生。教之所由立矣。即聖人尚有此三者。以禮制之。而後得免焉。則亦困知勉行之人而已。何

以為聖人。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章

徵曰。先王之道。敬天為本。聖人千言萬語。皆莫不

本於此者。詩書禮樂莫非敬天。

非曰。敬天畏天。較有分辨。敬天以天子言。畏天以敬身言。徂來所謂敬天者。殆如老婆敬阿彌陀佛矣。亦自知其說之無摸索。乃綴以詩書禮樂。以彌縫之而已。又曰。古之人未有天人並言焉者。敬天故也。是亦老婆敬佛之說矣。太傳說卦。俱以人配天地為三才。泰誓曰。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禮運曰。人者

天地之心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天人並言，歷歷如此。但來喜荀告不信，性善便以人為蠢然頑物，則其為天人不可並言者，宜矣。

○孔子曰：生而知之章

徵曰：民斯為下，言民之所以為下也。民之不學，是常也。故君子不以其不學而棄之矣。子思中庸三知與此殊義。朱子一之非矣。蓋人有四等，而子思三之，故知非此章之意也。

非曰：孔子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令概民為不學者，妄

哉。且與其貧而樂章解，意正相反。逐章為解，故也。中庸以知之之一而言焉，故為三等。是章并不知而語焉，故為四等。三等四等，唯其所稱，意實不異。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章

徵曰：志謂古志記也。謂求先王之道於其書。非曰：彼每謂六經古載于筆者，尚書而已。然則今所謂書即尚書也。志誌也。尚書豈謂之志乎？且隱居以求其尚書，是何意義？彼又曰：顏子蓋其人也。而此言未見其人者，勉他人，辭已非矣。是伊呂之事，豈可勉之？佞人哉，蓋雖有其人，未見其在。上位無限悽惋，周

海門曰。為道不行。民不被澤。而發此歎。隱居求志。聖門非乏人。只是不得行義達道耳。得之。

○陳亢問於伯魚章

徵曰。未也者。謙辭。對長者之禮也。非謂實無之也。非曰。異聞有無。何謙之用。且孔子弱冠。伯魚既生。陳亢或以為子貢弟子。則伯魚胡必以長者待之。伯魚答孔子。亦曰未也。是時未學詩禮。故以實告之耳。彼亦以為謙乎。其不通甚矣。凡朱注謂謙者。彼乃遷就為說。曰。非謙。朱注不謂謙者。彼復遷就為說。曰。是謙也。可見第欲異朱子。已非有定見。而然彼又曰。不知

禮。則無以立於君子之間。非矣。左傳孟僖子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幹云立。云以立身言之。夫子斯語亦此意。三十而立。亦不外于此。皇疏曰。禮是恭儉莊敬立身之本。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若不學禮。則無以自立也。得之。朱注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簡而盡矣。彼反曰。朱注言有所局。而義不得覺。情矣哉。

非物篇卷之五

非物篇

卷之五

三十一

稟惠堂

